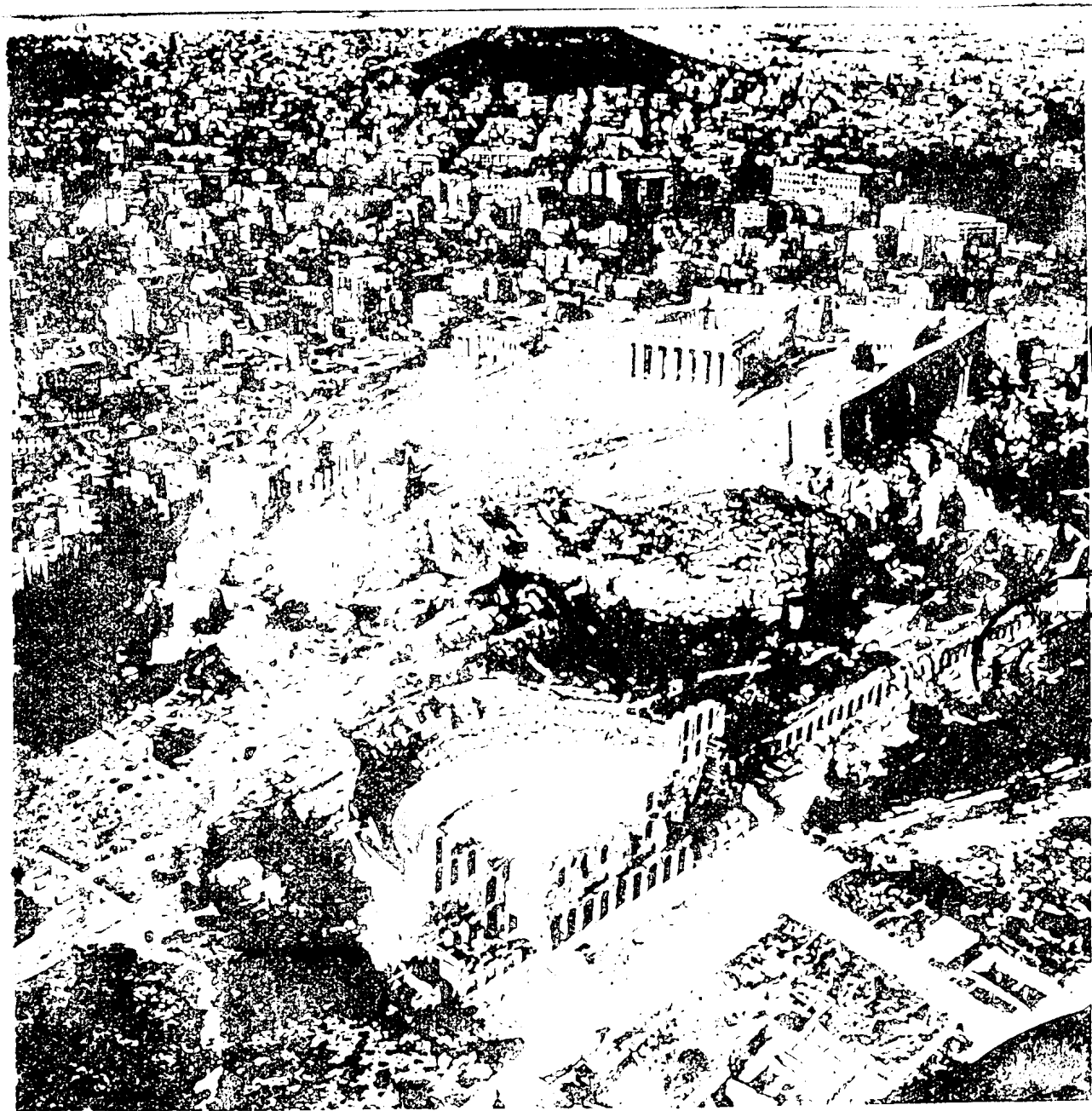


王建國 編著



現代城市設計 理論和方法

東南大學出版社



王建國 編著

現代城市設計 理論和方法

東南大學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12号

内 容 提 要

城市设计是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为综合解决日趋严峻的城市环境建设问题的新兴学科。本书是第一本由我国学者独立完成的城市设计研究专著。全书通过对国内外城市理论和实践的剖析比较,从方法论的角度,澄清了现代城市设计及其相关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概念,系统地探讨了现代城市设计的多种应用方法及其在中国实践的可行性,构建了一个从城市形态到城市设计的分析操作过程,提出了城市设计是一个由“设计探寻”和“参与决策”双重过程共同构成的复合体的重要结论。

本书立论新颖,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理论、方法和应用并重。适于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及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建设管理者阅读,也可作为有关专业高年级学生、研究生选修课和城建管理人员培训的参考教材。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

王建国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东南大学激光照排印刷中心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5.375

字数 451千

1991年10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 7001-10000册

ISBN 7-81023-386-6/TU·27

定价 21.00元

(凡图书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当代任何一个有人类群体意识和道德良知的人,都必然要认真地考虑目前日趋严峻的城市环境问题。现代城市设计就是作为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战后西方率先崛起的。

城市设计的主要目标是改进人们的生存空间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相对城市规划而言,城市设计比较偏重形体艺术和人的知觉心理,并与形体环境概念相对应。

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在改革的总体战略中,一般都包括改善空间质量和生活环境的问题。我国在80年代初开始提出城市设计课题,1986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设部和国家教委先后将城镇环境设计定为重点科研项目,这表明,我国城市设计的观念和方法正酝酿着整体上的突破。

但是,从我国目前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看,人类生存环境质量和生活环境质量仍然存在问题。

从建设角度看,我国大多数城市已经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但实际上许多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镇)的建设速度远较这种“政策的指令”要快,全国普遍存在着具体设计建设的“失控”和“建设性破坏”现象,暴露出许多原可及早避免的问题,这里,除规划意图贯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客观问题外,缺乏能应用实施的设计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专业设计人材比较匮乏,即使是现有的城市设计者,也多从传统建筑学专业改行转型而来,一般说他们的专业技能、设计观念等,并未因研究客体的改变和外延扩大而得到必要的充实和调整。出自建筑学的特点,他们一般较注重城市设计的实态“硬件”和技能方面,而对“软件”内容——包括人

和社会在内的跨学科城市设计过程、方法及实施条件往往研究不力。

从客体角度看,城市设计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是要对实存城市形态作出分析。与建筑相比,城市分析更需要相应的方法,这是由其高度的综合性、复杂性和本质上动态演化的特点所决定的,至目前为止,我国迄今未见有系统的城市分析理论和方法著述,亟待补阙。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设计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实践应用,有些概念和术语已得到了界定,但是,方法本身却未见有公允的完整体系,尚在探索之中。

因此,本书从“方法和过程”的角度来研究探讨城市设计的“软件”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而这种研究本身也是当前城市建设工作“转轨或转型”的迫切需要。

本书对城市设计方法的探讨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国城市设计活动的深入和提高。

一,通过对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回顾反思,从中存菁剔芜,从学科角度澄清并重新定义现代城市设计相关的领域和概念,以求对我国目前莫衷一是而又较少进行实证的城市设计诸定义进解释解。

二,对现代城市设计学科的本质,及其理论方法与应用方法的辨证关系进行探寻,以求获得一种相对公认并能指导实施的设计方法和过程组织,供有关方面参考。

三,专业人员素质的“转型”和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我国今后设置城市设计课程已经势在必行,本书可为这一新课程的开设、理论教材的编写和设计课题的拟定提供参考,同时也可成为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专业课程提供一个新的选修内容。

本研究确定以下基本出发点: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运用形态学(Morphology)和系统分析(Systematic Analysis)的方法,综合吸收借鉴现代城市设计及其诸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站在本学科的前沿。

二,吸取文化生态学的思想。它认为,不同国度相继掀起的“城市设计热”,不可避免地带有由研究对象和目标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作用而产生与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相关的特定视野。因此,本文无意比较各城市设计学派的观点孰优孰劣,我们主要瞩目于我国现实的城市设计活动,瞩目于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建立。

三,本书采用了案例剖析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城市设计是一种

目 录

上篇 从城市形态到城市设计

第一章 城市形态的类型学分析

一、城市形态的一般分类	(3)
(一) 聚落概念与城市形态	(3)
(二) 城市结构分类	(4)
(三) 城市形态沿革分类	(8)
(四) 城市位置地点分类	(9)
二、城市原型理论分类	(10)
(一) 神秘主义——宇宙城市原型	(10)
(二) 理性主义——机器城市原型	(14)
(三) 自然主义——有机城市原型	(16)
三、城市形态的三级复合分类	(18)
(一) “型”	(18)
(二) “类”	(21)
(三) “期”	(21)
四、结 语	(22)

第二章 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互动

一、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力系同构现象	(23)
二、两种典型的城市设计方法	(24)
(一) “自下而上”的方法	(24)
(二) “自上而下”的方法	(28)
(三) 特点之比较	(33)
三、历史上的城市设计与城市形态	(33)
四、结 语	(36)

中篇 现代城市设计的方法

第三章 现代城市设计与城镇建设系统

一、城市设计的学科性质及其内涵	(39)
(一) 作为理论形态的城市设计	(39)
(二) 作为应用形态的城市设计	(40)
(三) 城市设计的学科构成	(41)
二、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	(42)
(一) 现代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	(42)
(二) 现代城市规划与现代城市设计	(50)
三、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	(52)
(一) 空间形态的连续性	(52)
(二) 知觉体验与社会文化的整合性	(54)
(三) 松弛的限定和限定的松弛	(54)
四、结 语	(56)

第四章 现代城市设计的目标价值取向

一、城市设计目标的理论构造	(58)
(一) 目标分类	(58)
(二) 四类基本目标	(60)
二、城市设计的评价标准	(62)
(一) 可量度的标准	(62)
(二) 不可量度的标准	(64)
(三) 两者特点的异同	(65)
三、结 语	(66)

第五章 现代城市设计的客体要素构成

一、建筑形态及其组合	(67)
二、土地使用	(70)
(一) 土地的综合使用	(70)
(二) 自然形体要素和生态学条件的保护	(71)
(三) 基础设施	(72)
三、开敞空间	(72)
(一) 单一功能体系	(72)
(二) 多功能体系	(73)
四、步行街(区)	(75)
五、使用活动	(77)
六、交通与停车	(79)
七、保护与改造	(81)
八、标 志	(82)
九、结 语	(83)

第六章 现代城市设计的基本方法

一、物质——形体分析方法	(85)
(一) 视觉秩序分析	(85)
(二) 图形——背景分析	(86)
(三) 关联耦合分析	(89)
二、场所——文脉分析方法	(92)
(一) 场所结构分析	(94)
(二) 城市活力分析	(97)
(三) 认知意象分析	(98)
(四) 文化生态分析	(100)
(五) 社区空间分析	(102)
三、相关线——域面分析方法	(104)
四、城市空间分析的技艺	(107)
(一) 基地分析	(108)
(二) 心智地图	(110)
(三) 标志性节点空间影响分析	(112)
(四) 序列视景分析	(113)
(五) 空间注记分析	(115)
(六) 空间分析辅助技术	(118)
(七) 电脑分析技术	(119)
五、结 语	(121)

第七章 现代城市设计过程的建构

一、设计过程的意义——方法的方法	(122)
二、现代城市设计的方法论特征	(124)
(一) 第一代方法	(124)

(二) 第二代方法	(125)
三、参与性设计	(126)
(一) 参与性主题缘起	(126)
(二) 倡导性途径	(127)
(三) 公众参与设计	(128)
(四) 我国的公众参与问题	(130)
四、城市设计过程的机构组织	(131)
(一) 政治维度	(131)
(二) 经济维度	(132)
(三) 法律维度	(132)
(四) 现代城市设计的机构组织形式	(133)
(五) 我国城市设计机构组织及其改革	(134)
五、设计成果	(136)
(一) 设计对象	(136)
(二) 政策	(137)
(三) 规划设计	(137)
(四) 准则	(138)
(五) 维护程序	(140)
六、结 语	(141)

下篇 应用研究——以江苏常熟为例

第八章 常熟城市设计研究的时空框架

一、常熟城市形态的发生与运动	(147)
(一) 城垣兴革	(147)
(二) 形态运动的背景条件	(149)

(三) 形态的嬗变演化	(151)
(四) 几点结论	(152)
二、常熟古代城市设计的遗产	(153)
(一) 独特的城市空间标志	(153)
(二) 自由灵活的坊巷格局	(160)
(三) 几点认识	(162)
三、现状的反思	(163)
(一) 用地形态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164)
(二) 尚未开展系统的城市设计研究	(165)
四、结 语	(165)

第九章 常熟城市设计的对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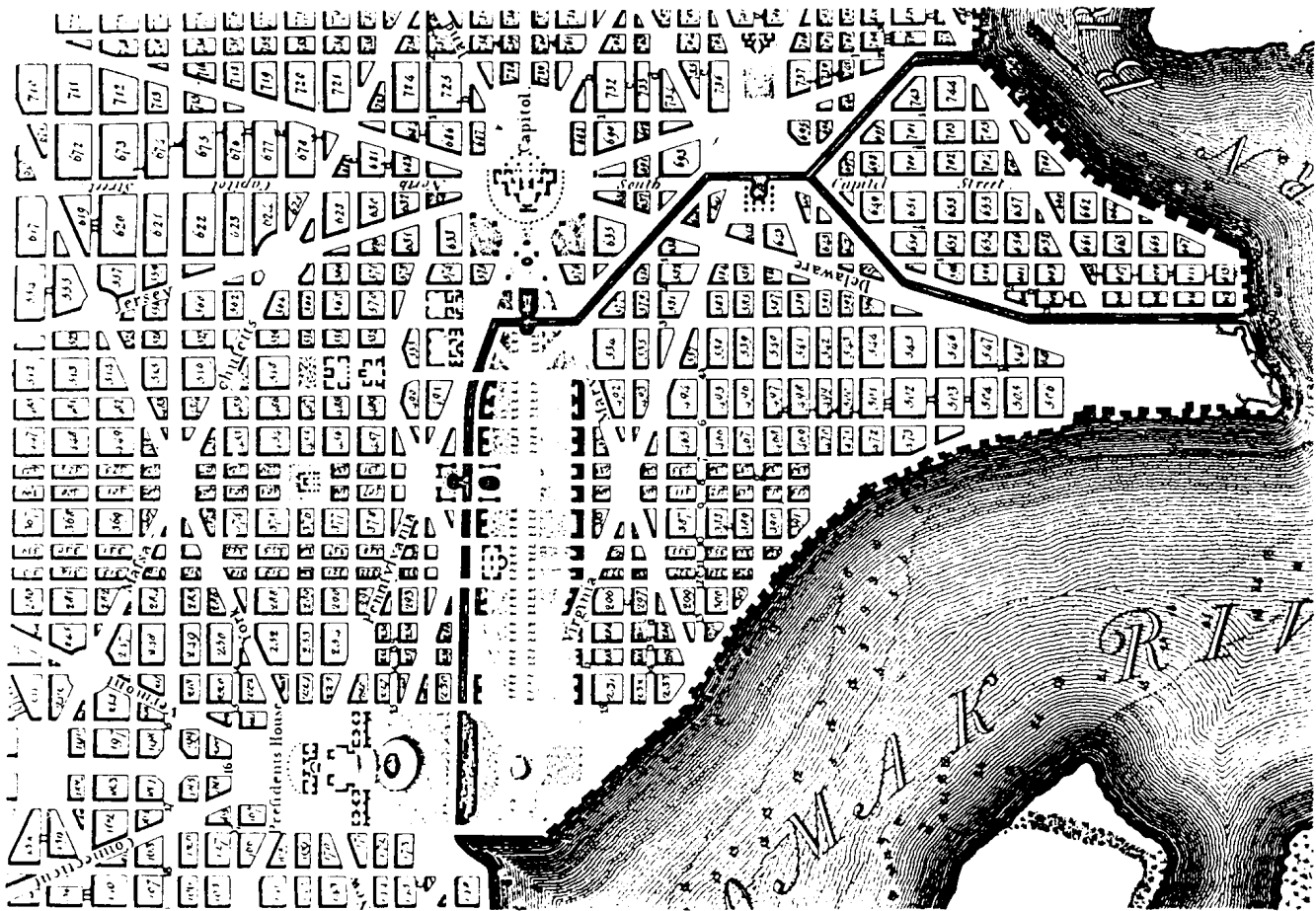
一、常熟城市形态未来生长走向试析	(167)
二、常熟新城区中心的城市设计	(169)
(一) 寻求公开化的城市设计过程	(170)
(二) 设计构思和规划方案	(171)
(三) 设计成果	(173)
三、古城区的更新改造对策	(180)
(一) “青山半入城”形态格局的保护	(180)
(二) “断弦还是续弦”——琴川河地段的的城市设计	(183)
四、城市设计准则	(187)
(一) 新城区中心设计准则	(187)
(二) 古城区更新改造准则	(188)
五、结 语	(198)

结 论	(200)
后 记	(202)

上 篇

从城市形态到城市设计

- 城市形态设计理论分析
- 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互动



第一章

城市形态的类型学分析

只要我们对任何一座城市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它们的那种作为商业都会的、风景如画的抑或静谧安详的、喧嚣嘈杂的种种特征,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其城市的整体物质形态即显形形态表现出来的,只不过表现程度有不同而已。

城市物质形态是由若干城市设计和建设活动,在时间维度中叠合拼接而构成的,每一次的城市建设都构成一种人为调整城市形态的活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或强化之,或逐步改造之,如果我们不很好地认识城市的发生、运动及其特征等问题,城市设计活动就可能出现武断、甚至是一种沙基建楼之举。

这一基本分析步骤,长期未被我国所重视,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学费”。面对形形色色特征各具的城市,怎样才能进行比较科学地分析呢?运用类型学(Typology)的方法,将可使我们的分析大大地简化,而且据此可以构建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城市设计的形态时空框架。^[1]

一、城市形态的一般分类

(一) 聚落概念与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的分类研究与人文地理学中的聚落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小组10”(Team 10)和近来颇具影响的诺伯格·舒尔茨,都把聚落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的兴起则更使建筑界对聚落的研究趋之若鹜。

人文地理学中的“聚落”,乃指人类住宅及其附带的各种营造物之集合体。聚落一词初见于“佛经”,并非译自英文,原为“固定于土”的意思;英文 Settlement 狭义指乡村聚落,广义则包括城市,前者是后者的原形,并有接续关系。

城市形态研究与地理学的聚落研究,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且借用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例如,两者都把物质现象和人文景观并重,视为一体的两面,它们交互影响,互为因果。通过综合人文、自然两方面的因素,城市形态或“聚落景观”分析都可追寻文化演进的踪迹。从形体层面上看,聚落研究也对用地、空间形态和房屋建筑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关心的是“人类各项活动在最生理上最基本的需要,如衣、食、住、行以及安全和防御”,而地面上人类大多数活动都附有房屋的营建活动。^[2]

但是,两者亦有明确的区别。

聚落研究更关心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格局,因为物质形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使它成为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乡土气息浓郁的边远地区,材料原始、接近自然的物质形态,大多能代表一个地域范围的地理特征。而富丽堂皇、造型别致,只能反映主人的兴趣和癖好,非聚落研究的内容。

城市形态研究则不同,它要用适于自身的,并且对城市开发建设有价值取向的分析方法对城镇整体物质形态进行研究,空间形体与地理因果关系只是其部分的内容。换言之,两者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彼此不同的。

尽管如此,聚落研究的不少描述分析方法及理论,对今天的城市形态研究仍

不失为重要的借鉴源泉。例如,聚落地理研究的鼻祖,德国学者科尔所用的比较分析方法,拉采尔对城市聚落的定义研究,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及美国学者索尔的景观形态学(Morphology of Landscape)等。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术籍《管子》、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以及各地的方志记载,今天亦都对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形态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这毕竟是借鉴,不能取代城市形态本身的研究。

(二) 城市结构分类

1. 星座式结构

这一模式是城市形态的一种理性化,它呈现的特点是,自发地从密实的城市核心沿着新扩展的公共交通线向外增长;并且允许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密集的且多用途的单一控制中心,由此辐射出数条主要交通线,次中心设在沿线并互有一定间距;开敞绿楔则占据了各手指状开发区之间剩余的空间,使城市具有良好的生态意义,一般地,只要多数交通是向心组织的,其基本运输体系就十分有效。^[3]

Blumenfeld 所著的《城市形态理论的过去与今天》一书中曾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它是著名的华盛顿城市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莫斯科总图制订的主要依据,但是,当这种形态的某些特征在本世纪初出现时,人们发现一个城市很少能维持这一理想形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控制绿楔开敞和连续性比较困难。由于辐射手指远离核心散布,所以同心圆道路越显重要,而且控制中心变得很大时就容易失去功效,甚至“窒息”(图 1-1)。

尽管如此,星座结构仍有很多应用的优点,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城市,其形态的自然增长多呈这一模式。

2. 带形城市

这一模式基于一条连续的交通运输线,沿着线组织高密度的居住、生产、商业和服务设施而形成“带”,一些低密度的用途则安排在交通线后面,一旦离开这条线,就进入乡村开敞空间(图 1-2,1-3)。

这有点类似星座结构中的辐射臂,任何新的增长都可由扩展这条线的长度而获得,它没有主导性的中心,所有城市居民均有同等的工作、学习、享受服务设施和开敞空地的机会。

历史地看,沿路村落、沿海岸线和内河水路的带形城镇及村落古已存在,如香港、营口和许多江南水乡城镇。但作为形态结构的概念,是由西班牙学者玛塔

于1882年提出的,其后这种想法被广泛接受并在许多城市建设理论中出现。柯布西埃在法国,赖特、斯泰因和查姆布莱上在美国,均研究探讨了带形城市形态;战后波兰规划中,据此提出了沿维斯瓦河发展的带形城市,其后这一想法又为多克西来迪斯的动态城市设想所吸收(图1-4~1-9)。

这一结构模式也有缺点。如城市要素之间距离远远大于一般密实的城市,联系和选择性亦更小,同时在居民心理上缺乏一个中心,所以真正实施很少,可以说其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

3. 卫星城

这一模式主张,中心城市应被一组限定规模的卫星社区所环绕,其增长以散布的形式进行。其基本信仰是,一个城市超出某种尺度就会缺乏效率和质量(图1-10)。

于是,中心城市应保持一定的大小和用地,甚至可积极地减小些,而各卫星城则应保持最佳居住人数和城市规模,一旦持续增长并将突破原有尺度时,则又需构建一个新的卫星城,但本质上,它们都是从母体中分离出来的,环状绿带取代了绿楔。^[4]

这一模式在霍华德“明天的花园城市”一书中得到表述,此后它变成了许多国家的官方政策,包括英国著名的新城计划,而且逐渐溶合了邻里概念、社区资源占有思想,现已建成不少卫星城。然而大城市的“摊饼”状况并未因此根本改善,自身仍在生长。虽然如此,卫星结构模式仍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4. 格网城市

这里讨论几种主要涉及城市内部结构的形态。

矩形格网是最常见的一种,其基本想法是一种矩形的道路网把城市划分成若干街区。从理想角度看,这种形态可以朝任何方向扩展,无需限界和中心,因为各种活动可在任何场所进行,可达性相同,所有用地都形态相同,并允许有标准化的解答。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看到了二律背反的现象:要么有利于确保

中央集权控制,表达一种魔幻超凡的完美(如北京);要么被援引用于支持个人主义式的平等社会(图1-11,1-12)。

矩形格网系统可以变形或区分不同道路等级,亦可顺应地形而弯曲,但不失格网基本特性。这一模式在古代就已使用,例如中国和日本,以及西方许多殖民城市和美国许多城市的规划设计等。

这种所有街道相等的的布局对交通不利,同时它缺乏视觉焦点,由于缺少对角斜线,平时运行路线就不太便捷,但对角线设计不当,又会与原格网产生生硬的交叉点,如华盛顿、南京。但如果设计者懂得如何变化格网来匹配特定的环境需要,这一模式还是有效的。例如英国新城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用格网做主干道,而小街则迂回曲折,同时独立出对角线的交通动脉,这样,允许格网线变曲以造成空间变化,又保持了拓扑线形(图1-13~1-15)。

除矩形格网结构外,三角形格网设想值得一提,这是一种规则的晶体(Lattice),在几个面都增加了两个新的扩展方向。在理论上有一定意义,运用中会有许多不便使用的交点,建筑布局亦会十分勉强,一般很少应用。

5. 其它城市结构

此外,尚有一些目前多属设想的城市结构模式。如巨型城市(Megaform),如丹下健三和菊竹清训的海上城市,Archigram的行走城市(Walking City)和插入式城市(Plug-in City),矶崎新的空间城市,索莱利的仿生城市等。这些设想离实施距离尚远,真正应用中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以说这些只是一种意象,一种人们对未来城市可能采取的结构形式的设想。

概括起来,上述分类列举的理想结构形态,都只是城市结构演化的瞬间阶段中产生的理想化,但要建立一种过程中的理想结构形态仍然十分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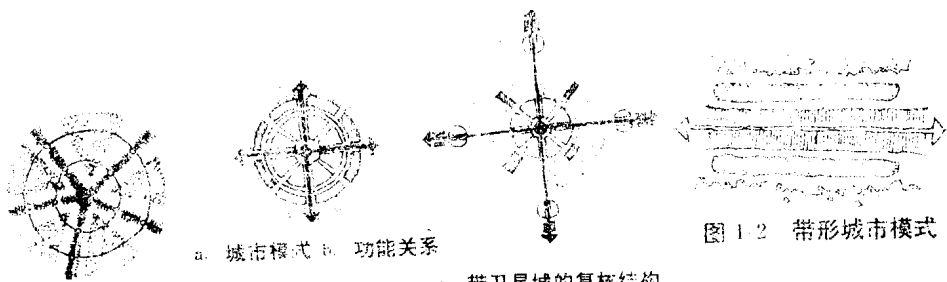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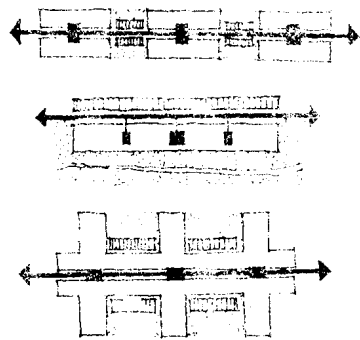


图 1-1 星形城市结构



工业 居住 中心 绿地

图 1-3 带形城市的功能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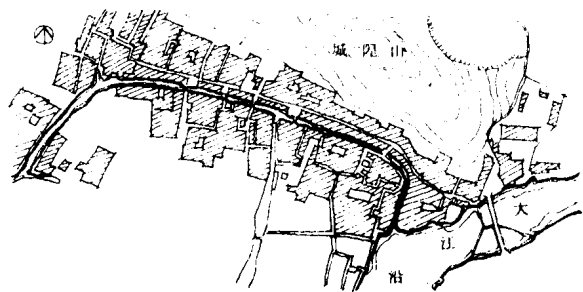


图 1-5 浙江绍兴斗门镇

c. 带卫星城的复核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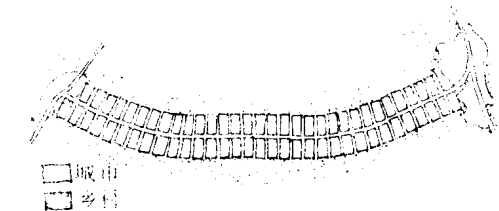


图 1-6 玛塔的“带形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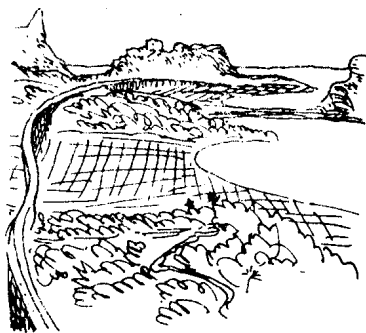


图 1-7 柯布西埃做的里约热内卢带形城市结构

图 1-2 带形城市模式



图 1-4 湖南永顺县王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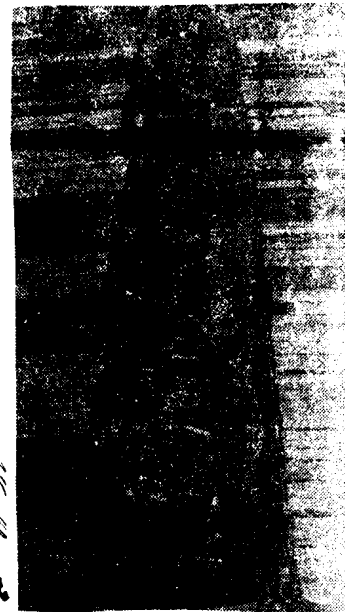


图 1-9 江南某带形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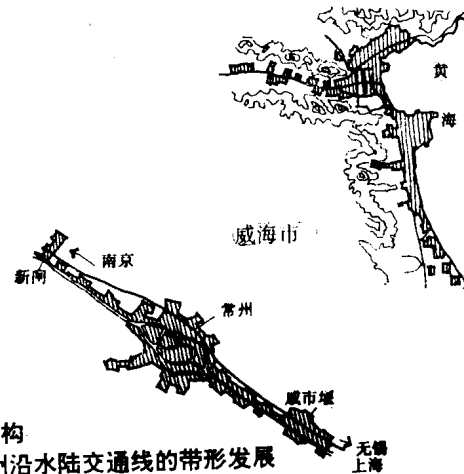


图 1-8 威海 常州沿水陆交通线的带形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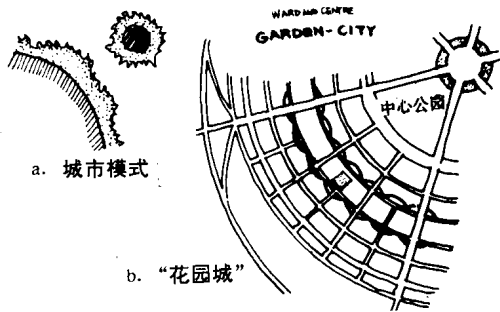


图 1-10 卫星城城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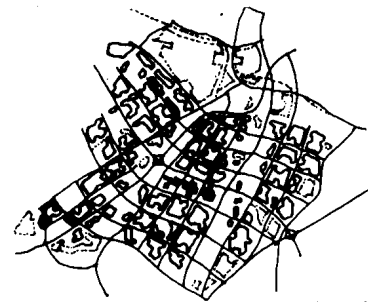


图 1-13 英国 新城密尔顿·凯恩斯



图 1-15 美国 华盛顿的方格网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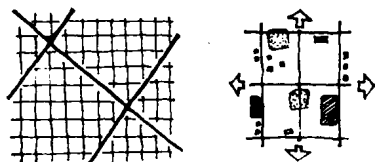


图 1-11 格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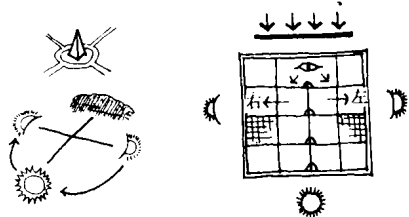


图 1-16 宇宙城市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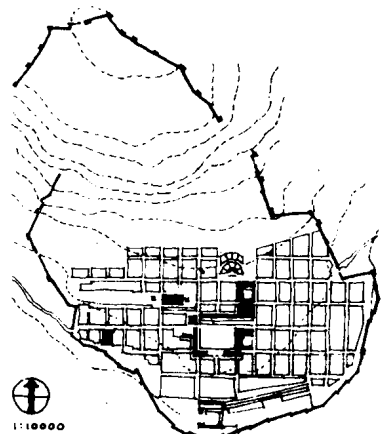


图 1-12 古希腊 普雷恩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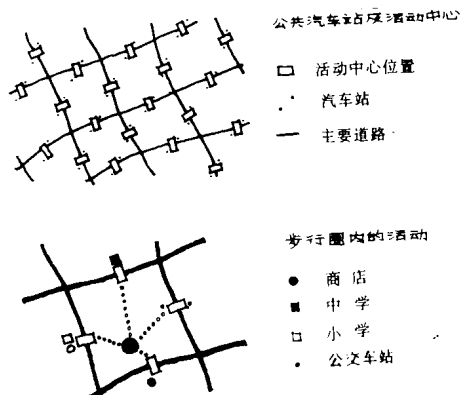


图 1-14 密尔顿·凯恩斯的格网结构



图 1-17 中国古代的“作邑”

(三) 城市形态沿革分类

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历史的产物,其发展总是以原有形态为基础,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逐渐生长累积而成。因此,研究其历史发展和沿革对今天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分类主要依据历史起源,或是以历时性演化变迁为标准,在与城市设计关系中,沿革分类仅次于结构分类,它的长处是时间架构完整,各种城市形态及设计均可按其时段归属找到时间座标。一般来说,同时代的城市有较多类似的特性,但没有公认一致的断代法,本质上,这是一种进化论的类型学分析方法。

加列尔和埃斯纳在《城市的形态》一书中按时间顺序,依次将城市形态发展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5]

- ① 城市化的黎明;
- ② 古典城市;
- ③ 中世纪城市;
- ④ 新古典城市;
- ⑤ 工业城市。

如将城市用地形态与沿革综合考察,我们还可就其“年龄”阶段及特性分为以下五类:幼年城市、少年城市、青年城市、初熟城市和成熟城市。^[6]

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诺·舒尔茨,则综合了现象学、建筑学和城市形态学,对人类的生存场所——聚落形态,采取包括 11 个时段的建筑史沿革分类,他紧紧抓住人——生存场所这一基本线索,旨在揭示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景观特征和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时空的代际连续性。这 11 个时段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早期基督教、罗马风、哥特(晚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手法主义、巴洛克、启蒙运动、功能主义和多元论。^[7]

另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则从“有机生长论”的视角,提出了著名的“芒福德的发展阶段”,它由六个阶段组成:

- ① 生态城市(Ecopolis)——动植物开始驯化,第一批永久村庄出现;
- ② 城市(Polis)——村庄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和防卫性增强;
- ③ “大城市”(Metropolis)——城市规模扩大。

以上三阶段为建设性阶段,芒福德认为,当生物自我与自然环境的契合丧失

时,城市就开始衰退和恶化,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阶段中:^[8]

- ④ 特大城市(Megalopolis);
- ⑤ “暴君城”(Tyrannopolis);
- ⑥ “内克罗城”(Necropolis)——即一个死亡的城市。

这一沿革分类时段并未确切限定,但人们却能从城市发展演化的现实中充分认识其分类的价值。这一分类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发展过程可以逆转;第二,一个城市的不同成分可以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段。由于过程可逆,所以人们应倡导积极现实的行动,以使城市形态保持或再发展到与人类尺度相吻合,重新塑造一个坚实的、适于生活的城市环境。而能达到这一目标的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有机秩序”(Organic order)。

本世纪一些著名规划设计家如斯泰因,艾伯克龙比,沙里宁,格里芬和赖特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这一点,“有机秩序”已成为各国制订新城市建设时最主要的指导原则。

应当指出,并不存在通用的形态沿革分类法,上述沿革分类基本都是以西方城市发展为模式的。同时,这种沿革分类也有缺点,它实际上为城市发展预设了连续均匀的线性进化过程,并认为城市形态在时空上是均质连续的,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城市位置地点分类

经选择的合适建城地点是城市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显著影响形态结构和城市设计的重要外部条件，它既可很好地被利用和驾驭成为有利因素，也可成为不可逾越的城市发展的“门槛”(Threshold)。

地点一般指城市本身用地条件，如建设用地、水源、资源，位置则指对外联系(区位关系，交通网络)。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区位无一不具备地点、位置具佳的条件。它是远东大都会——上海市近百年来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反之，这一条件也会向不利方向转化，历史上的繁华城镇亦会迅速衰微，如淮阴、扬州、开封和泉州。

一般来说，不同的位置地点和外部条件，会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特征，它们是影响和制约城市形态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大致上，城市地点和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平原城市

在平原交通路线交汇集中处或盆地中心点，尤其是诸交通路线总汇地，常易形成大城市。平原上大小城市分布比较均匀，且易形成完整的系统，如华北平原，很适合用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来描述分析，地形条件对城市限制一般也较小。

2. 山区城市

它包括利用丘陵地形倚为防守的城镇，例如雅典卫城高踞山丘，俯瞰海湾，具有战略地位；又如我国重庆，形势险要，易守难攻，陆路惟浮图关可通。此外，山隘口为交通要冲，亦会形成城市，这类山城往往形态和景观特征显著，用地受限较多。

3. 港口城市

这类城市还可细分为海港和湖港，在设计建设中，港城用地形态直接受港口位置、自然地理条件影响。

海港城市若内陆交通条件良好，腹地深厚则极易成为大城市，如纽约、香港；湖港城市只要水体利于停泊、位置适中，也可成为重要城市，如岳阳、芝加哥等。

沿河城市以河港为多，河流交汇口尤佳，其城镇结构多顺应河流而成带形。渡口亦会形成城市，如古瓜洲渡口镇江、英国的牛津渡口；河中沙洲或岛屿利于防守，亦会成为城市的起点，如巴黎就是从塞纳河的城岛上起源开发的，我国则有韶关(浈水与武水合流半岛处)。

概括地讲，城市物质形态的设计建设、发展与其特定的地点位置有密切关系，其特征形成很大程度上受这一条件制约，对这一条件的研究虽多属地理学领域，但同时也是城市物质形态研究的基本对象。

根据不同的视角还可有多种城市分类途径，如规模分类，职能分类，交通方式分类等等，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如上述三种重要。

二、城市原型理论分类

探讨城市原型及其规范理论,属于建筑人类学领域。

从表象上看,当今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形态可谓形形色色,千变万化,还一剖析认识显然十分不易。当代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能透过繁复庞杂、纷陈错综的种种表象楔入客体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或历时性维度上原型(Prototype),会大大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去认识并阐释客体,城市规范理论就是在这—意义上提出的,其根本宗旨是探讨曾经起过,或正起着主宰影响的城市设计的深层价值取向。

“原型”又译作“原始模型”,原型概念的兴起与分析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象征哲学关系密切。著名心理学家容格曾给原型下过这样的定义:“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它们总是到处寻求表现”。费莱将其用于文学理论,他发现喜剧中“某些主题,情景和人物类型从柯里斯托时代直到今天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保留下来”。于是,费莱用原型表达了这种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9]

50年代末,Team 10主将之一赫茨伯格将原型概念运用至城市和建筑领域,他认为,“不同场合,不同时代的每一种解答都是一种对原型的阐释,就象单个公式应用一般,我们唯有重新评价已经存在的种种意象,并使它们符合于我们的现实情况,除此别无选择。”^[10]Team 10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通过对城市场所原型的洞悉,重新进行文化的、人性的城市设计,以拯救当时城镇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进程和地域差异的普遍存在,所以各国,尤其是各不同文明体系作用圈中的城市设计建设的价值理想常常彼此泾渭。

根据凯文·林奇的研究,作为整体的迄今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类城市原型理想,大致上有三大分支,它们分别构成了独立的自律规模系统,亦即,宇宙城市原型、机器城市原型和有机城市原型。在设计哲学层面上,它们又分属神秘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

人类,无论个性还是群体,都本能地趋向于把自己认识作为中心。通常个人获得机会很少,因为生存和心理要求使其不得不与群体互相依存。但是,一个种族或一个社区就完全有可能自足。^[11]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古代的埃及、波斯、玛雅、中国和印度文明,都曾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对地球形态有独特的理想认识并充满神秘主义色彩。我们的先民通过类比和偶像的途径,把这一认识运用到了最早的人类聚落形态设计中,并使之成为世界宇宙的一个缩影(图1-16)。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察见的,“当把城市化回溯到原始中心和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发现的不是作为市场的场所或是堡垒,而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创造的理想”。林奇亦认为,“最初的城市是作为礼仪中心——神圣的宗教仪式的场所而兴起的,它可以解释自然的危害力量并为人类利益而控制它们”。于是,人类欲使宇宙秩序稳固时,城市的宗教礼仪和物质形态就成为主要工具——心理的,而非物质的武器。

例如,在古动作及文明中,就曾盛行过巫师占卜决定城市设计的方式;^[12]张光直教授经研究发现,中国夏、商、周三代确定城址时,亦用了类似的占卜“作邑”方法,而这种“作邑”不只是建筑行为,而且是政治行为。^[13]又如中美洲古代的特诺特兰城的设计,它是应神圣的庙宇、集会娱乐广场和通往天神小庙的巨大金字塔阶梯构成“萨满”文化而存在(Shamanistic)。我们不妨将这种建筑设计思想和深层意象定义为“宇宙城市”的原型规范理论(图1-17)。

这理理论认为,任何永久性聚落,特别是城市,都应该是宇宙和神灵的魔幻体现,一旦这样做了,城市就成为人类和赋予宇宙谐调的方式的力量之间的一种联结中介。据此,人类生活就被授予一种安全永久的场所,虽然宇宙仍然神秘莫测,但神灵供奉起来,于是人间灾消病除,人类权力结构——帝王君主和僧侣贵族——作为人化的神灵因而也得以世代沿袭。今天看来这似乎充满封建迷信色彩,但这种规范理论曾有过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

宇宙城市原型在中国和印度发展得最为完善。

历史上的中国模式曾经驾驭了东南亚、日本、朝鲜几乎每一座重要城市的人为设计。这种神奇而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市形态,在北京得到了最充分和完善的表